

【第十三屆林榮三文學獎·散文獎首獎】

散文作品名稱：〈不散〉

作者：楊莉敏

傍晚，霧裡含潮，街燈沒有亮起，我覺得很怪。

經過擁有便利商店的十字路口後，一路彎進巷子，空屋旁的那盞，依然沒亮。更怪的是，空屋的門開了，卻內裡無人，一片烏暗。晚風雖然輕吹，但霧散不開，月光又不明，只有流浪貓花花獨坐於屋前，看著我，可我不看牠，注視著敞開的屋內。沒有一點人的氣息。

才突然發現，屋前的那片鐵皮被拆掉了，流氓生前騎的摩托車也被牽至遠處，許是宗廟後花園最近整頓時，順手將其除去，以便工程進行。大概是這樣，也就不知怎麼，鄰里或工人進去過又出來，門卻忘記用鐵絲繫上，於是早已壞朽的門不管一室黝暗，兀自開啟，黑洞般，邊界以內結實地坍塌下去，什麼都無法得知。

包括流氓到底是怎麼死的。

其實是擁有隔間、生活機能完好的一間老舊平房，但是死的時候，屋內家具已寥落無幾，僅剩一張雙人大床，占據了客廳的正中央。地板堆滿酒瓶，帶著開過兩次刀的空胃，就那樣在床上躺了快三天才被人發現，原來已經死了。救護車來時，還以為只是像之前那樣，跑到馬路上齙牙咧嘴指著人車亂罵，因為妨礙交通而又被送進醫院，發生過不少次，於是大家不很在意。結果真的死了。

送到公立火葬場，匆匆做了幾天法事後，便火化了，屋子就此空了下來，無人看管，又經過兩次颱風，簷前鐵皮已然鏽蝕脫落，炎天無有蔭涼，雨日又不能擋雨，一直擺著也只是徒增危險，於世無益，拆了也好。無用的房子，門也索性不關了，開開的，一股濕潮味隱約散出，野貓並不進去，沿著空屋牆壁一路走向燈火人家處。內裡氣氛既不恐怖也無陰森，只是一直無聊乏味地暗著。

我沒有自己的房間，與母親、姊姊同睡一房，房裡窗戶正對著流氓住的地方，所以，應該知道才對。

偏鄉地區，整條路上住的仍多是同宗的遠房親戚，流氓即是其一，十幾年前將老婆小孩打跑後，便圈養了幾隻狗，閒來無事，罵狗打狗。以前尚有幾個友人、女人會來找他，可自從流氓開始自言自語後，也就漸漸絕跡。得了癌，開過刀，偶爾發瘋，工作是再也不能做了，有時來跟父親借錢，買了菸，兩人一左一右坐於廟前板凳上抽菸，母親說難看，深怕別人不知他們遊手好閒似的。

最後的那些時日，總數天不見流氓，房間窗外也甚少傳來罵狗的聲音，才從父親口中得知原來流氓常將錢全數拿去買酒，在家裡喝上好幾日。再出現時，人總見瘦，如此循環，喝著喝著，瘦著瘦著，就沒了。「他是鐵了心要喝到死的。」母親說，酒沒有人是這樣喝法，尤其是一個久病的人。

其實沒有人希望自己活著。他知道嗎？還是因為早就知道，所以才一心求死。反正是沒人在意了，這輩子造的孽也夠多了，死吧。

死吧，於是他便死在兀自佇立的大床，孤獨的島嶼。

迎面颳來一陣風，竟含帶微雨，路燈此時卻亮了，就著光，我直直朝一屋暗室看去，躺過死屍的床自是不在了，狗早被愛心人士牽養至他處，但這鬼地方，也沒有半點陰魂。

母親是相信有的，她認為我們這裡風水不好，祖上未積德，才會瘋的瘋、死的死，於是鎮日念佛，只盼早登極樂世界。早課晚課一次不落，重要節日還得去朝山，跟母親去過幾次，山上多霧，隨著朝拜隊伍三步一跪拜，心中雜然，只覺像是排隊緩步要去送死，便不想再去。

「你們都不去沒關係，反正以後我自己一個人去西方極樂世界就好。」母親生氣了，因為我們都不嚮往極樂，她很失望。也恐懼，平時若不懂念佛積德，我們遲早會跟這條巷子的其他人家一樣落魄離散，所以她長年茹素、勤於佛法，家裡的功德善田全是她一個人種下的，偶爾，她會因為責任太重、壓力過大而爆發開來：「你們都一樣，功德只有我一個人做行嗎？根本不夠，很快就會被你們耗盡了，再不懂得積德，惡報很快就會來了！」

始終都不太理解母親為何對極樂世界如此執著，也不懂我們家到底做過什麼傷天害理之事因而須受惡報，只知母親一生恐懼，唯恐我們家被沾染上詛咒。

陰魂總是不散。雖然我不太清楚所謂陰魂到底在哪裡。

為了減輕母親對極樂的重度嚮往，我盡量滿足她於俗世紅塵的願望。前三名的學業成績、研究所的學歷，考上高考領穩定的公家薪水，毫無掙扎地一頭游進辦公室文化與官僚體系裡，也不談戀愛，因為母親認為愛情都是孽緣牽引而來，到頭皆為一場空，於是我的周圍全是女性朋友，安全一如籠中之鳥。

但是母親依舊不快樂。

父親罹癌，兄姊工作尚不穩定也皆未嫁娶，或許，詛咒仍在，陰魂未散。母親一刻也不得放鬆安心，一下子擔心家人身體，一下子擔心家人工作前途、情場坎坷，但這些家人都不包括我在內。我是無須擔心與在意的，反正自小就是一路平穩乖順的小女兒，不用管，自己就會活得很好。

青春叛逆是何滋味，我不知道。只知庸碌地努力達成母親的每個所願，希望母親於現世裡能感到一點榮耀及眷戀，不要拋下我們，自己一個人去極樂世界。戰戰兢兢，專注於順從之道，不去管錯過多少美麗風景，將自己包起來藏起來，話愈說愈少，往裡、再往裡地將自我塞緊醃漬起來，數十年如一日，就這樣一路來到三十歲，這種既不青春、想老去又會被嫌稚嫩的年歲。站在這個節點，我卻突然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麼，又正在往哪裡去，只覺得疲倦。

「我都不知道妳在想什麼。」母親說，不只一次如此抱怨。

都是自己選的，這種不愛自己，也不會有人來愛的生存模式。奶奶在過世前的祝福之語不就早早預言：姊姊是「嫁好厝」，而我是「找到好頭路」、「孝順父母」。未來人生的養分裡是不需要愛的，只要會賺錢、懂得照顧父母即可，就算是沒出息的父親、一心只求極樂世界的母親，也是要孝順他們。奶奶是這麼認為的吧，所以才把我當成工具一般祝福著。

因為不受寵愛的緣故，乖孩子是不會平白無故就有糖可吃的，必須努力取得成績來討人歡心才行。但那麼世故，真令人厭煩。

曾經想模仿姊姊那樣，無論大小事都鉅細靡遺地跟母親一一細說。可當我試著訴說時，母親卻心不在焉，最後總是打斷我的話語、自顧自地說起與我無關的事來，幾次之後，便不再說了。我想我的話一定很無聊，或是內容太平板引不起別人的關注，或者根本，母親對我的事我心所想，本就一點興趣也沒有。總是這樣，既不贊同我也不反駁我，而是突然說起別的什麼來，偶爾想表達心緒低落，也總被母親以正面思考的話語打住，示意不用再往下說。於是我知道，她其實並不想聽我說話。

她其實也有點恨吧，為何運氣總只降臨在我身上，而不分些給其他兩個孩子？或是父親？

自從奶奶罹癌過世後，流氓也因癌而死，巷口的婆婆中風又患上失智症，最末戶的人家則是害怕這裡治安不好，早早搬離此處，整條巷子在幾年間快速凋零，無人之地荒煙蔓草，只剩下我們與流浪貓仍在據守。到最後，就連父親也得了癌症。

大概是覺得終究敵不過詛咒，母親也憊懶了，不再像以前那樣勤於法會與朝山，也甚少轉到佛教台聽講佛法，反倒開始追著電視古裝劇看，只要閒空，一齣又一齣地點選播放，眼睛、靈魂都隨著劇情的起伏而專注沉溺，就那樣看著，整副身心彷彿能從現世裡脫離出來，什麼報應病痛的，都可以不用再管。但也只是暫時的，電視關了，一下戲，憂煩復來，母親的愁容未減，又更添幾分厭世情懷，人遂顯老了，不散的魂魄與因果輪迴在母親日漸衰頹的眼睛裡也不得不淡薄起來。雖是那樣全心投入劇情，但往往看過即忘，俊男美女哪個是哪個，不太記得，只說那樣的癡情歡愛只會在戲中出現，都是假的，然後又繼續不斷地一齣看過一齣，日日夜夜，什麼都是假的。

極樂世界的事情也很少再提，遠方沒有了想去的路，母親的心思頓失所依，只能依附在虛構世界裡的悲歡離合，那裡悽美燦然，不似現實裡的人生，縱是演盡離合情節，卻無味得很，徒留煩悶憂傷，沒有一絲轉圜。路那麼黯淡，燈又不亮，母親即使念再多佛，凝滯之霧依然散不去。

經濟重擔的位置易主，母親鬆懈下來，很多事情變得拿不定主意，就連買日常用品的牌子也要一一問過，這個家，不知何時，變成我說了算。母親漸漸老得像一個小孩，我也理所當然成為了她人生的倚靠，這個不是最疼、但終究最靠得住的孩子。我開始喜歡裝扮自己，包包衣服鞋子，總不滿足地買了再買，買了又買，穿在身上亮麗好看，覺得開心，但很快地，又不開心了，就再買，再開心，一直循環，無止無盡。其實是因為，不管穿什麼，都很難看。

我長得不是我想要的那個樣子。可是人生至此，已沒有回頭路可走了。

大學時，有次好友談到，她的母親並不希望我們時常膩在一起，因為覺得我的個性陰鬱、又嗜讀思想黑暗的書，怕她也會被我影響，沾染上憂鬱的習慣。當時不覺怎樣，我們繼續是好朋友，她的母親也一直待我極好，我卻神經質地始終記得這件事：她的母親不喜歡我。不明朗的性格，以致時常拘泥於一些無關緊要的小事，事情只允許在自己心裡暗想，並不說出來，不喜歡讓別人知道，因為害怕別人知道後會更不喜歡我。人生之路堪稱順遂，卻不去看明媚的風景，只喜歡躲在滿室亡靈的空屋，將門門緊，密不透風，全身如怨婦般長出無謂無知的針刺，把全世界的陽光燦爛都刺走，如此安全，簡直萬無一失。

濃霧未散，火燒山的季節來臨，整個視線也只能往更模糊的邊界偏移。騎車沿著墳山，警察拿著指揮棒指揮交通，要我們依循指示繞道而行，山頭右半部已然焦黑，稜線之際尚有餘火，點點灰燼只能迎面而來。祖墳所在的這頭卻是安然無事，墳山入口處的有應公廟，屋簷上竟還裝飾著五彩燈泡，於闇夜裡一明一滅，散發出人工

的彩光。奶奶生前最寵父親，連清明掃墓這種事都不讓他去，說是命格嬌貴，沖撞不得，所以都是最孝順的二叔同其他堂兄弟一起去。

印象中，這個祖墳父親只去過一次，還是在奶奶死後才去的，後來因為生病，就更不可能去了，祭祖的義務，自然落到哥哥身上，父親已然從一家之主的位子偏離淡出，真的如奶奶所願，一輩子都是閒人，富貴得很。總會有的，只要有那些拒斥世界、甘於牢籠的乖孩子們在，歲月就會靜好如初，安穩自在，歲歲年年。

風漸停，祖墳依舊穩穩地高踞山頭，可見福澤深厚，母親顯然是多慮了，有乖孩子在，火勢想必很快就會止住。